

哥薩克東方侵略史

作新社藏版

哥薩克東方侵略史

作新社藏版

明治三十五年陽曆九月三十日印刷
光緒二十八年陰曆九月十三日發行
光緒二十八年陰曆十一月七日再版

定價大洋四角

著者兼
發行者

作

新

社

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惠福里第五十一號

印刷所

作

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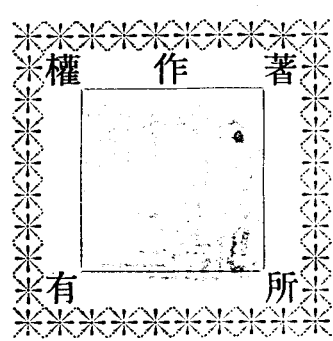
社

印

刷

局

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惠福里第四十九號



總販賣所

作

新

社

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惠福里第五十一號

上海棋盤街

販賣所

普

通

學

書

室

上海四馬路

同

開

明

社

譯哥薩克東方征略史序

烏乎。國家之防。可不慎哉。當露人拮据籃縷。略地阿姆爾烏士利之時。孰意其威勢逼人之一至於此。今談者謂露之大。自收我阿姆爾外棄地始。然吾國之言時務者莫能詳也。此書西曆千八百八十五年。露都莫斯科所編。藏在本國圖書館。曰阿姆爾烏士利地誌。日本得而譯之。其紀述哥薩克東征情事。至詳悉。風氣所趨。功名才智之倫。奮起以乘事會。豈可以常格論哉。語曰。吉凶倚伏。中國據神州膏腴之地。民生豐樂。無待外求。其視四裔蠻荒。夷然不一措意。是以無長駕遠馭之功。而歐州諸國。或起於蕞爾小邑。或僻在曠遐無人之野。非銳心遠略。不足以圖存。雖勇怯之致殊。亦其勢然也。今列強聲勢並臻至極。反視艱難締造之初。殆不牟矣。而我國情見勢絀。臥薪嘗膽之士。儼然不可一朝

居。然則盛衰之所終極。意未可以遽測耶。西北起崑崙。南盡越裳以外。蠻陬炎徼之海。東極扶桑。神農黃帝之子孫。草昧經營。以肇業垂緒者。不可勝數也。勝則鞭笞八海。敗則一蹶不振。轉委命於他人。殖民興國之事業。豈獨歐人也哉。吾每讀哥薩克之已事。未嘗不歎其功績之不可以逆期也。烏乎烈矣夫。光緒廿八年秋八月譯者識於東京

原譯序文

仰瞻雲漢。俯瞰山河。於此間。使吾拊髀浩歎。而不能已者。非優勝劣敗之大勢歟。此勢也。純乎天地創造以來。未嘗一日稍輟其機。不唯不輟而已。固與社會之勢力。並著進步。試觀小之一人之身。大之群結之團牀。能脫其範圍者乎。而其可最寒心者。唯人種之競爭也。蓋人種也者。團體之天爲者也。其機之所動。比其他之邦國州郡人爲之團體。其激烈爲倍甚。固無足異者。然是豈可視諸等閑者哉。寰宇生靈。其爲種大別有五。而最劣者三。已爲勢之所驅。屈膝折腰。僅保餘息。自餘二者。方爭優劣於中原。蓋其勝負之決。亦當非遠矣。二者云何。惟白色人與黃色人。彼白色人者。嘗驅黑色人於亞非利加。逐赤色人於亞米利加。又蹙棕色人於南洋。今也進而侵黃色人於亞細亞。白色人實盡新勝之銳。以

迫黃色人。黃色人實當扶其老。掖其幼。以當之。日也。而彼我之間。實攻守之異勢。攻者其路有二。一自南。一自北。自南者據海。自北者據陸。據海者。英吉利主之。據陸者。露西亞主之。英之攻也。扼其港洋。進退若獺之攫魚。露之攻也。制其山河。出沒如蠶之食葉。亞細亞萬里之版圖。黃色人十億之生靈。安得不爲桑魚乎。夫桑葉雖多。食之不絕。我知其必盡。魚族雖衆。攫之不止。我知其必殲。腹背受敵。有退無進。亞細亞黃色人者。岌岌乎其危哉。若夫賴英露之相軋。以希小康。固不足與語勝敗之大勢者。曰英曰露。其於攻我之勢。則一也。今日皆爭其功。至相反目。終不足當彼之磨牙耳。處此際。爲黃色人者。豈可無自立自衛之方。略乎。語云。恃人者不久。理勢加是。亞細亞之天地。無復懦夫可以容足之處。而滔滔者。猶方沈酣夢境之中。忘已身已爲俎上之肉。豈不危哉。斯吾輩

輯譯東方侵略史一篇。歷叙露人蠶食東方之事跡。聊欲警醒世人之所由也。自彼得大帝以降。露國一意經營東方之形勢。請得而畧言之。千八百年代之末。彼得帝之得位也。露國版圖。不過二十萬英里。首都莫斯科。僻在一隅。更無一好港灣。於是帝雄心勃然。欲向西南。求得好港灣。以爲伸其驥足之基。先期南浮艦隊黑海之上。屢試遠征殖民之策。帝之親游歐洲各國。研究造船之術。震驚世人之事。實當此時也。然其後因瑞典之勝利。遂翻然改圖。延擴領土於北方。不圖得達巴爾基海。巴爾基海。計歐洲之霸權。雖非至便之地。固足容露國艦隊。彼得帝沒。加查林女主悟西北之失策。轉而專注於西南。託希臘教保護之名。擾亂波蘭。又以暴力。卻土耳其之干涉。遂與普魯士奧大利。三分波蘭之地。又由開拉其條約。使苦利悉亞脫土耳其獨立。恣意而干涉之。此女主性

最悍惡陰險。承彼得帝之後。確定出兵黑海之基。傳歷山王。間一世弱主。歷山王致力中央亞細亞之侵略。務用其計。先由芬蘭至於脫拏河。接瑞典國境。悉得彼得所預期之地。拿破侖亡後。又以條約領赫撒及別沙拉比阿之地。以弗爾士與土耳其爲界。版宇宏開。前代未有。西北西南之方面。意無所不逞。總歷山之志者。當今世紀^{十九世紀}之初。有尼古刺王。更極力從事中央亞細亞侵略。欲首取土耳其。扼君士坦丁堡。以制全歐。盡力百端。以英佛之支障。不得遂。其卒也。苦利密亞之役。奪露國所曾得之別沙拉比亞。毀色巴士德砲臺。黑海之軍艦。全失權利。然彼斯拉布^{露國}之氣象。曾不以此小挫折爲意。普佛戰爭之後。伺各國多事之機。宣言條約之無効。坐恢黑海之權。後又與土耳其戰。復得別沙拉比亞。君士坦丁堡之爭。至今猶不絕也。英露間之計畫。識者以爲全歐破裂。

之危機。實包藏於其間云。然則露人積年累歲所希望而不獲者。何地當爲止境。其必得好港灣。容數千之艦艫。縱橫以伸驥足。恣意而收天下之霸權。所無容疑也。彼已得之巴爾基海。因地理形勢之適宜。爲西歐諸國合從連衡。以相牽制。不輕許其專有。顧彼所垂得之君士坦丁堡。足以大恣其慾望。海上雄飛之英吉利。側其眼力。必當喋血以爭之。不但英國爭之而已。露國一朝得此地。以平均權力之問題。必致驅西歐全境之貔貅。北向而起。是即蹈苦利密亞戰爭之覆轍也。賈怨萬方。致敵四境。其爲失計。露人蓋深知之。於是剗鋒東指。掩敵人之耳目。以赴其希望。而將大有爲焉。亦勢之不得不然者。於是知露國東方之侵略。今後當以倍蓰之力。謀其前進。彼等拋數億之貲。貫蒼茫無人之曠野。爲連天之鐵道。於東北者。無他固欲於東方之天地。求其所大欲也。我大八

洲四面環海。嶋嶼羅列。及於朝鮮。良港良灣。不可勝數。固彼之所垂涎者。往者拿破侖與歷山王結密約曰。亞細亞全土。許露國恣意之畧取。旨哉言乎。紬繹其言。瞑目思之。足使東方人之心膽。夏日猶寒矣。抑露人侵畧東方之志。遠在十七世紀以前。所謂哥薩克者。實爲其先鋒。冒虎狼之險。凌冰雪之難。畧尺地據之。更以爲前進之基礎。銖積寸累。以圖其功。而徐々張其羽翼。狩獵也。佃漁也。苟一旦攫其利。堅守之不使失墜。又常出遠征。小隊留屯要地。以應緩急。而未曾一勞大軍。雖數爲支那軍所敗。北而諳察地理。熟習風俗。特具不屈不撓之氣象。其經畧曾不少怠。一旦際支那西南有事。英佛之間。畧滿蒙至海一帶之曠野。封支那之海路。直接朝鮮。然則將來東方有事。果出於何策。固不問可知。嗚呼。自確定此廣大無敵要害之版圖以來。距今三十年耳。殷鑒不遠。可不

畏哉。至其與日本交涉。尤有可痛恨者。即樺太交換一事是也。樺太爲我之版圖。中古以來。散見史策。甚明。而彼我往復之間。誤起境域之爭。卒之爲交換之議。然彼雖與我澤汲。以北豆大之二十島。當時果爲彼有與否。固不可知。其所謂交換者。於彼無損於我無益。至今思之。爲當局者遺憾。餘忿填膺。潛然淚下。嗚乎。將何以謝祖宗。將何以告後世。

案此事至微末不足道。且曰交換。於日本固無失也。而其國人引恨至此。其國之所以不可犯與。

且不僅

此而已。間宮林藏者。百年前之偉人。志在嚴北門之鎖鑰。挺身航樺太。就夷民留數年。遂俱渡答々兒海峽。溯黑龍江。至東韃之屯營。經十年之艱辛。而後歸朝。然事往無繼。歷數十年。當交界之議。國中無諳地理之人。以爲樺太北端。接續東韃之半島耳。於是棄祖宗之地。以付他人。孤前哲之壯志。最上德內者。亦當代傑士也。巡察千島諸島。因其言語風俗地理形勢。證千島之當屬我版圖。

甚明。後人亦無繼其志者。樺太交界之議。竟蒙交換之辱。可勝慨哉。且今蒙辱所留之千島何如。與樺太隔一葦水爲北門筦鑰之北海道又何如。今日猶任熊狐之跳梁。委外人之漁獵。有版圖之名。而無其實。往者間宮林藏之入樺太也。露人未至。不出數十年。遂爲彼等所跋涉。最上德內之巡千島也。露人未知不出數十年。遂與彼等相交換。邦人雖漫緩。不亦甚乎。然則今日固有之物。不出數十年。或且爲他人所據。亦不可知。爲邦人計。不但固守其所有而已。進而雪其所蒙之辱。發帝國之光輝。不可不勉焉者。而今日如是北邊之情事。我之所不忍言也。易曰。履霜。堅冰至。苟非間宮最上諸豪連踵而起於今世。東方三千年金甌無缺之帝國。吁其危哉。且夫懸軍萬里。連戰連勝。席卷天下。固不得謂非壯烈。然而露人侵畧之謀策。足使歷山

此謂馬基頓之歷山大王

拿破侖成吉思汗豐太

閤之流。瞠乎數步之外者。彼既不動聲色。而奪黑龍江畔。清朝之桑梓於答答兒。峽外盜我北邊之門戶。將來所以求鑿其無盡之慾者。亦唯此策爲最足畏矣。兵法曰。不戰而勝。不攻而取。露人實知之。而能行之者也。以今日之勢。舉亞細亞無疆之沃土。無數之良民。不供其利慾之犧牲者。殆希矣。豈可不謀當之之善策乎。且天運循環。無往不復。亞細亞之天地。雖老猶有十億之生靈。占海陸饒富之版圖。一旦奮起。大聲疾呼。驚醒積年之沈夢。一變攻守之勢。挫強露之足。折暴英之手。縱橫馳驅於阿爾布之山。巴爾其之海。非彼白色人疲於奔命之秋乎。夫循環而復者。天也。復之者。非天也。人也。拓昏蒙之支那。繕滅裂之印度。掃蕩振起亞細亞之天地。率先黃色人種。爲此偉大事業者。夫非以俟我日本者乎。可不慎哉。可不戒哉。

序論既竟。有欲爲我桑門諸子告者。無他。以露國東方之侵略。其最有功之一人。不可不先數者。唯僧正因納根其之事蹟是也。因納根其。自千八百二十三年以來。奉命在東塞加與北米之間。阿秀德群島。從事教化土族。千八百四十三年。始入東西伯利亞。視察曾格士堪卡多諸土族之教化。後爲亞庫克總督。極意經營。期欲使阿姆爾一帶之地。必入露國之版圖。嘗云。露國可領阿姆爾之時機。當在何時。何人敢於露國之所爲。試其反抗者。我若不領阿姆爾。阿姆爾必爲英米之所取。此諸敦樸之土族。長受其壓制之暴。果如此。我將何以對神明乎。其氣概抱負如此。抑阿姆爾之地。由哈巴諾夫之力。曾一入露國版圖。後爲清人占領。姆拉由將軍。方行恢復之策。而僧正率其僚屬。深入敵地。熱心撫諸種土族。教化訓導。使露國之恩威。並行蠻貊之間。以支那人滿蒙人之敵。

懷同仇。尙有奉露教者。是人也。豈尋常圓顙方趾之倫所得爲哉。千八百六十九年。僧正因納根其。以七十七歲之高齡。終其天命於畢生拮据經營之地。夫黑龍江地方。清露間之相爭久矣。然是固非無人之境。曾格士堪卡多茲里多諸種土族。及於近日。實居地主之位。此土族之向背如何。於爭奪之際。甚有力者。僧正之昭光。夙有見於此。盡力懷柔。焦身碎體。以決定土族之向背。既使土族得爲其手足。於是或探巡。或用兵。或調議其間。所得之利便。不可勝數。此東方侵略之偉績。當與姆拉由將軍分之者。唯僧正因納根其。其人也。西人之熱心宗教。拋身命不顧。頗足驚者。因之富進取有爲之氣象。常不乏其人。或接亞米利加兇頑之土人。或入南洋諸島合種之國。化之懷之。不避艱苦。殖民之肇始。貿易交通之開拓。無不施其先鞭。今來日本傳教士之流。其竭力以行其企

圖。比之古之碩德高僧。不少讓。若我桑門諸子。非矣博識篤學。清行潔操之人。獨敢爲進取之氣。則遠遜西僧之所爲。斯不亦赧乎。夫我邦古來高僧之事迹。固不使西人專美。如全國所在之溫泉礦脈。大率由高僧發見。加之隨土之宜。察勢之便。貿遷有無。勵樹藝耕耘。興利除害。救人之迹。歷々可數。飛越信甲之地。窮山絕谷。今猶憚於旅行。千百年前。已爲高僧之所跋涉往來。此地教民翊贊治化。辛苦經營之遺澤。足使後人興起。今桑門之徒。唯知掠民財。忘僧徒之本務。可不猛省乎。夫萬國並峙。交通往來。彼已利害互異。以相凌蹀之時。最可恃者。不在兵。亦不在富。而在民心之統一。而民心之所以統一。莫過於宗教者。或在千萬里之海外。茹辛嘗毒。安心立命。勇往奮進。而不顧者。唯民力爲然。今我邦人士。抱移居殖民之計畫。以企伸其志於海外者。雖不乏人。恨無宗教。與